

古體小說叢刊

稗家粹編

〔明〕胡文煥編

中華書局

古體小說叢刊

稗家粹編

胡文煥編
柱點校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稗家粹編/(明)胡文煥編;向志柱點校. - 北京:中華書局,2010.11

ISBN 978-7-101-07614-1

I. 稗… II. ①胡…②向… III. 古典小說-作品集-中國 IV. I2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194677 號

責任編輯:俞國林

古體小說叢刊

稗家粹編

[明]胡文煥 編

向志柱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6%印張·2 插頁·360 千字

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2000 冊 定價:39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7614-1

《古體小說叢刊》出版說明

中國古代小說的概念非常寬泛，內涵很廣，類別很多，又是隨着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演化的。古代小說的界限和分類，在目錄學上是一個有待研究討論的問題。古人所謂的小說家言，如《四庫全書》所列小說家雜事之屬的作品，今人多視爲偏重史料性的筆記，我們已擇要編爲歷代的史料筆記叢刊，陸續出版。現將偏重文學性的作品，另編爲《古體小說叢刊》，分批付印，以供文史研究者參考。所謂古體小說，相當於古代的文言小說。爲了便於對舉，把「五四」之前的白話小說稱爲近體，這是一種粗略概括的分法。本叢刊選收歷代比較重要或比較罕見的作品，採用所能得到的善本，加以標點校勘，如有新校新注的版本則優先錄用。個別已經散佚的書，也擇要作新的輯本。古體小說的情況各不相同，整理的方法也因書而異，不求一律，詳見各書的前言。編輯出版工作中不够完善之處，誠希讀者批評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五年三月

前言

一

著名出版家胡文煥選編的《稗家粹編》八卷，是一部文言小說選集，現在各種文學史、小說史、小說書目以及研究論著都沒有涉及。胡文煥，字德甫，一作德父，號全庵，別署抱琴居士、西湖醉漁、全道人等，錢塘人。生卒年月不詳，一般籠統認為生活在萬曆中晚期，據其一五九三年之前所作【南大石調·催拍·落第】：「三戰徒勞，半世羈遲，一事無成，兩鬢如絲」，大致可以推測胡文煥生於嘉靖三十七年（一五五八）前後。國子監監生，治《易經》。萬曆二十一年（一五九三）之前至少三次參加科舉並失利。萬曆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任耒陽縣丞（「道光」《耒陽縣志》卷四），四十二年（一六一五）任興寧知縣（「光緒」《興寧縣志》卷十一），頗有政聲（然記載胡文煥任職從政的地方志資料卻有抵牾之處，知縣之說有待詳考）。著有雜劇《桂花風》和傳奇《奇貨記》、《三晉記》（以上俱佚）、《犀珮記》、《餘慶記》（僅存散齣見於《群音類選》）等，以及《文會堂琴譜》等。編選《群音類選》和《胡氏粹編》等。曾建文會堂刻書、藏書，刻書以《格致叢書》和《百家名書》最爲有名。編

次者莊汝敬和校正者胡光盛，分別係胡文煥的友人和侄兒，生平俱不詳。

《稗家粹編》八卷二十一部，共收文言小說一百四十六篇。其中鬼部、妖怪部和仙部三類共五十三篇。小說除二篇爲唐前外，所選都是從唐至明的小說。但《稗家粹編》不題作者姓名和出處。《稗家粹編》主要選錄了三種小說集，即《玄怪錄》系列十五篇、「剪燈」系列十四篇、《鴛渚誌餘雪窗談異》十三篇。與匯編類小說集等相比，《稗家粹編》與《太平廣記》同二十九篇，與《豔異編》同四十二篇，與《廣豔異編》同二十三篇，與《古今清談萬選》同二十二篇（標題不同，但文字基本同），與《幽怪詩譚》同十三篇（標題和文字都有較大變化），與《情史》同四十一篇，與《一見賞心編》同二十六篇，與《逸史搜奇》同二十一篇，與《國色天香》同五篇，與《繡谷春容》同十篇，與《萬錦情林》同十篇，與林近陽編《燕居筆記》同十三篇，與何大掄編《燕居筆記》同九篇，與余公仁編《燕居筆記》同二十篇。

《稗家粹編》現僅存明文會堂萬曆二十二年（一五九四）序刻本，原由鄭振鐸珍藏，後轉歸國家圖書館（一），堪稱海內孤本（二）。《稗家粹編》有次序一跋，分別爲胡文煥序、程思忠（心甫）序和莊

〔一〕今見於國家圖書館所藏《胡氏粹編》，包含《稗家粹編》八卷、《游覽粹編》六卷、《諧史粹編》二卷、《寸札粹編》二卷、《寓文粹編》二卷，共五編二十卷。現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》影印出版，編入第八〇冊（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）。

〔二〕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「叢部」卷三三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）和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「子部」叢書類（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）都予以著錄。

汝敬跋。胡序主要闡述了胡氏對稗官小說的認識以及編選《稗家粹編》的目的：「余恐世之日加於偷薄也，日流於淫鄙、誣誕也，不得已而有是選焉。乃始自「倫理」，終自「報應」，凡念有一部。其間無論其事之有無，不計其文之工拙，轉閱時俾知倫理之爲先，而報應之必在者，何莫而非勸懲也耶！」程序認爲：「凡天壤間神仙鬼怪、草木鳥獸之奇說，辭之可以資翰墨、事之可以供緩頰者，咸拔其萃，編爲一帙，此誠膏粱之薺鹽、紈綺之布褐也。」莊跋則認爲「稗官野史與諸家小說之流」，「足以媮心而昭世教也」，「搜諸各集，得當意者若干篇，雖不無近於諧謔，然亦有即事垂戒、對景陶情、觸物寓勸者，又皆種種生益」。胡文煥爲《稗家粹編》所撰自序，明確標明了撰序時間是「萬曆甲午仲春望日」，萬曆甲午即萬曆二十二年（一五九四）。明代藏書家趙用賢（一五三五至一五九六）在其藏書目《趙定宇書目》中著錄（一）。《稗家粹編》的出版應在一五九四至一五九六年之間。

二

《稗家粹編》刻印清楚，保存完好，校對較精，具有較高的輯佚和校勘價值。

第一，有利於輯佚。如現存《鴛渚誌餘雪窗談異》中的《燈妖夜話錄》有目無文。《稗家粹編》卷七「妖怪部」收有此文，題《燈妖夜話》，文字與《古今清談萬選》相同。另外，《稗家粹編》有二十

〔一〕《趙定宇書目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）「稗統續編」類。

多篇罕見，有助於輯佚。亦有與常見版本不同者，如《武媚娘傳》、《續天寶遺事傳》有較大的改動，前者就增加了作者和元人的多篇詩詞，應是明人所作；後者依次摘錄《開元天寶遺事》，但以楊貴妃近侍韋月娥親歷者的敘事視角進行了重新編輯處理。《韋氏》、《裴珙》等也與習見本有很大不同。

第二，有利於校勘。《稗家粹編》主要收錄唐、宋、明文言小說，那麼，我們就可以之爲參照來對唐以來小說進行文字補闕、校勘和釋疑。

其一，文字補闕。如《玄怪錄》今存明陳應翔四卷本和崇禎年間高承埏《稽古堂群書秘簡》十卷本，俱四十四篇。其中高本最完善，錯誤最少（程毅中新點校本《玄怪錄》即以此爲底本，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版）。《稗家粹編》所收十二篇與高本文字最接近，且早出。如陳應翔本卷一《韋氏》：「惟妻與婦□死，配役掖庭十八年，則天因降誕日，大縱籍役者，得□例焉。」此處闕文，程毅中先生點校本（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）、姜雲和宋平先生校注本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）、李時人先生編校本《全唐五代小說》（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）、收入《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》中的穆公先生點校本（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）都沒有配補，然而《稗家粹編》本非常清晰，二闕字分別是：「免」和「隨」，義通。再如《鴛渚誌餘雪窗談異》下帙《錄事化犬記》中「今汝一旦窮困，我又以生前過惡，冥司罰我爲歇山寺犬」句，現有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徐野校點

本與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和二〇〇八年于文藻點校本，都有程度不等之闕文，然《稗家粹編》無闕文。

其二，校勘。《稗家粹編》與高承埏本文字最接近，但是《稗家粹編》仍有較多文字特出之處。如卷一《裴諶》中「及京奏事畢，得歸私第，諸趙兢怒」句，各本同，僅陳本「兢」作「竟」。「諸趙兢怒」讓人以為有好幾個趙姓女子，但是文中無指。《稗家粹編》本作：「及京奏事畢，得歸私第，請趙，竟怒曰，合情合理，且無歧義。卷二《郭代公》：「鄉人翻共相慶，會錢以酬公。」《豔異編》、《古今說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等同。僅《稗家粹編》作：「鄉人治具相慶，會錢以酬公。」錢別乃禮儀常情，湊錢酬謝則事出非常，郭元振「不受」，與下文「吾為人除害，非鬻獵者」獲利的理由聯繫起來，《稗家粹編》本更符合文意。《駕渚誌餘雪窗談異》帙上《賣婦化蛇記》：「過江時，議欲賣與倡家。」《稗家粹編》本「欲」作「必」，此事發生在「妻」逃亡之後，「必」賣與倡家，更加體現出江南人的報復心理，《稗家粹編》本文字顯然較勝。

其三，釋疑。如陳本《韋氏》：「居之九年前從化。」現在普遍認為此句有脫誤。《稗家粹編》本作：「居之九年，前後從化。」從化即去世之義，那麼本句言「居住九年，（妻、婦）先後去世」，就很好理解了。《掠剩使》：「璞曰：『本司廨署，置在汧隴，阻吐蕃，將來慮其侵軼，當與陰道京尹，共議會盟。』」陰司之「廨署」「置在汧隴」與「阻吐蕃」，其關係殊是費解。但《稗家粹編》本為「本司廨署，

置在汧隴間。吐蕃將來慮其侵軼，當與陰道京尹，共議會盟」，卻無此疑義，「阻」與「間」形近而訛。

第三，有利於考察版本原貌。瞿佑《剪燈新話》現存正德辛未楊氏清江堂刊本、朝鮮《剪燈新話句解》本、日本《剪燈新話句解》本，文字一樣，基本上沒有變化，應該是瞿佑為胡子昂等人校正過的版本系統，時間在瞿佑七十多歲時，為晚年定本。然而《稗家粹編》、《萬錦情林》、《燕居筆記》等所選編的文字卻與《剪燈新話》全本系統多達五百多處異文（一）。從異文的密度和難度來看，刻者（抄者）或者書坊既不必要也無須如此修改；刻者（抄者）或者書坊既無如此水平，也無如此時間和精力；而且異文普遍文義俱通，這些都表明，《稗家粹編》本和《剪燈新話句解》本異文都是作者所為。另外，筆者還發現《稗家粹編》與《剪燈新話句解》本異文的形成實有多種原因：一是變動「或傳聞未詳，或鋪張太過」之處；二是塗抹因襲參考痕跡；三是源于重新構思和修改。《剪燈新話》的創作在洪武十一年（一三七八）的年初至六月間，時間大致半年左右。《稗家粹編》文字與古代小說多有相同和因襲之處，《剪燈新話句解》本則對此作了修訂，減少了對源文的依傍，似欲有所區分，有所避忌。異文較多且較大變化，主要源于瞿佑的重新構思和修改。一般來講，重新構

〔一〕參見拙文《稗家粹編》異文與《剪燈新話》的成書（《中國古代小說研究》第三輯，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）。關於《剪燈新話》版本的兩篇重要論文：日本學者市成直子《關於〈剪燈新話〉的版本》（《上海大學學報（社科版）》一九九五年第三期）和喬光輝《〈剪燈新話〉的版本流變考述》（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二〇〇六年第一期），都沒有論及到選編本。

思和修改的地方普遍較以前要好，但是隨著創作環境的喪失和作者本人年高的影響，亦有顧此失彼、前後失衡反而不及原先者，文字因而各有優劣。《剪燈新話》的早期刻本（今已佚），瞿佑在序言中談到過：「蓋是集爲好事者傳之四方，抄寫失真，舛誤頗多；或有鏤版者，則又脫略彌甚。」《稗家粹編》本可能是這種「好事者」的鈔本，或者是「鏤版」本，應該出現於瞿佑爲胡子昂等人校正的鈔本以前，屬於早期版本。現所見《剪燈新話句解》本是瞿佑爲胡子昂等人校正過的版本系統，時間在瞿佑七十多歲時，可以定爲晚年本。也就是說，《稗家粹編》本所收《剪燈新話》小說，應該來自瞿佑晚年改定之前的刊本。對於《剪燈新話》的版本研究而言，不啻是一個突破。

再如《秋香亭記》，將《剪燈新話句解》本與《稗家粹編》進行比較，異文就多達五十多處，並且不乏重要異文。其中采采與商生的書信特別明顯（異文太多，茲照錄以資比對）：

伏承來使，具述前因。天不成全，事多間阻。蓋自前朝失政，列郡受兵，大傷小亡，弱肉強食，薦遭禍亂，十載於此。偶獲生存，一身非故，東西奔竄，左右逃遁。祖母辭堂，先君捐館。避終風之狂暴，慮行露之沾濡。欲終守前盟，則鱗鴻永絕；欲徑行小諒，則溝瀆莫知。不幸委身從人，延命度日。顧伶俜之弱質，值屯蹇之衰年，往往對景關情，逢時起恨。雖應酬之際，勉爲笑歡，而岑寂之中，不勝傷感。追思舊事，如在昨朝。華翰銘心，佳音屬耳。半衾未暖，幽夢難通；一枕纔欹，驚魂又散。視容光之減舊，知憔悴之因郎；悵後會之無由，嘆今生之

虛度！豈意高明不棄，撫念過深。加沛澤以滂施，回餘光以反照。採葑菲之下體，記蘿藦之微踪；復致耀首之華，膏唇之飾，衰容頓改，厚惠何施？雖荷恩私，愈增慚愧！而況邇來形銷體削，食減心煩，知來日之無多，念此身之如寄。兄若見之，亦當賤惡而棄去，尚何矜恤之有焉？倘恩情未盡，當結伉儷於來生，續婚姻於後世爾！臨楮嗚咽，悲不能禁。復製五十六字，上瀆清覽，苟或察其辭而恕其意，使篋扇懷恩，綈袍戀德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

《剪燈新話句解》本

伏承來使，具述綢繆。昔日歡情，一旦終阻。自遭喪亂，十載於茲。祖母辭堂，先君棄室。粲然形影，四顧無依。欲終守前盟，則鱗鴻永絕；欲徑行小諒，則溝瀆莫知。不幸委身從人，苟延微命。雖應酬之際，強爲笑歡，而岑寂之中，不勝傷感。追思舊事，恍若前朝。華翰銘心，佳音在耳。每孤燈夜永，落葉秋高，往往目斷遙天，情牽異域。半衾未暖，幽夢難通；一枕纔欹，驚魂又散。豈意高明不棄，撫念過深，加沛澤以滂施，廣餘光而下照。採葑菲之下體，託蘿藦之微踪；復致耀首之華，膏唇之飾，衰容非故，厚惠何施？雖荷殊恩，愈懷深愧！蓋自近歲以來，形銷體削，面目可憎，覽鏡徘徊，自疑非我。兄若見之，亦當賤惡而棄去，尚何矜恤之有哉？倘恩情未盡，當結姻緣於來世矣。沒身之恨，悞嘆何言。拜會無期，憂思靡竭，惟宜自保以冀遠圖，無以此爲深念也。臨楮嗚咽，情不能伸。復作律詩一章，上瀆清覽，

苟或察其詞而恕其意，使篋扇懷恩，綿袍戀德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（《稗家粹編》本）

不同之處主要在兩個方面：一是文字替換，如：「捐館」與「棄室」都是去世之意，「復製五十六字」與「復作律詩一章」就是將一首七律替換成了字數而已，等等，意同而文字略有變化；二是文字增刪。《剪燈新話》刪掉了「宜自保以冀遠圖」等句子，增加了「顧伶俜之弱質，值屯蹇之衰年」、「恨後會之無由，嘆今生之虛度」、「知來日之無多，念此身之如寄」等內容。《秋香亭記》如此大的修改，並非原文訛誤，實是前後兩種不同的自傳心態所致。（二）如此修改事實上還有一段因緣。據唐嶽永樂庚子秋八月即永樂十八年（一四二〇）所作《〈剪燈新話〉卷後誌》可知：

適以事移溧陽，先生亦繼至，朝夕請益，語及，云舊本失之久，自恨終不得見矣。既而，趙公由大宗伯轉夏官司馬，奉命同監察御史鄭君貴謨等按臨關外，因至溧陽。公餘，談及先生《秋香亭記》，俾予求稿，先生書之以奉。

在「舊本失之久」的情況下，瞿佑「書之以奉」，只能是憑記憶來重新書寫了。當時瞿佑七十三歲，距《剪燈新話》的成書已經相隔四十餘年。即使記憶再好，也肯定有異。瞿佑幾乎是在再創作了，存在很多異文，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
再看《聯芳樓記》中的一處異文：

〔一〕詳見拙文《兩種〈秋香亭記〉，不同自傳心態》（《社會科學研究》二〇〇七年第三期）。

夏月於船首澡浴，二女於窗隙窺見之。（《剪燈新話》、《國色天香》、《繡谷春容》、《萬錦情

林》）

夏月於船首澡浴，二女在窗隙窺見嫖生之具。（《情史》）

夏月於船首澡浴，亭亭碧波中微露其私嫖生之具，二女於窗隙窺見之。（《豔異編》）

夏月於船首澡浴，亭亭碧波中微露其私嫖生之具，二女在樓於窗隙窺見之。（《稗家粹

編》、林近陽編《燕居筆記》）

其餘文字，《國色天香》、《繡谷春容》、《萬錦情林》與《剪燈新話》與之相同。《豔異編》、《情史》僅有二處不同（一）。很明顯，《豔異編》、《情史》是《剪燈新話》的刪節本。《稗家粹編》有五處重要異文，應該是瞿佑改定之前的刊本。這裏的嫖生就是歷史上與秦始皇母趙姬（趙太后）鬼混的嫖毒。據《史記》卷八十五《呂不韋傳》知嫖毒之陰特大：「呂不韋恐覺禍及己，乃私求大陰人嫖毒以爲舍人，時縱倡樂，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，令太后聞之，以啖太后。」在後世的淫穢小說中，嫖毒也是陰大的典型。「嫖生之具」顯然突出了情欲本能特徵，有損才子佳人的浪漫情境。瞿佑改定時加以修改或者後來的選本可能因爲「亭亭碧波中微露其私嫖生之具」有淫穢之嫌而將之刪去，確是明智之舉。

〔一〕一處明顯是修改（見「夏月」句）；一處僅僅是刪節，即刪去了「已而就枕……遂足成律詩一篇」一大段。

我們談到版本之異，一般指長篇小說的簡本、繁本，但是這種情況在文言短篇小說中也存在。唐薛用弱《集異記》卷一《裴珙》，今所見不同者有三：（一）《陽山顧氏文房小說》本五〇七字，《太平廣記》本四〇四字，《稗家粹編》本五〇七字。三者最重要的異文主要有兩段。第一段是：

甲. 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，步驟極駿，顧珙有仁色。珙因謂曰：「子非投夕入都哉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珙曰：「珙有懇誠，將丐餘力於吾子，子其聽乎？」即以誠告之。乘馬者曰：「但及都門而下，則不違也。」珙許約。（《稗家粹編》本、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）

乙. 忽有少年，騎從鷹犬甚衆。顧珙笑曰：「明日節日，今當蚤歸，何遲遲也。」乃以後乘借之。（《太平廣記》本）

第二段是：

甲. 因思令僕馬宿寶氏莊，登即遽返。時夜已深，門闥盡閉，而珙意將往，身趣過矣。斯須而至，方見其形僵臥於地，二僮環泣呦呦焉。珙即舉衾以入，情意絕邈，終不能合。因出走，求人以告。所見過者，雖極請訴，而曾莫覽矣。珙彷徨憂擾，大哭於路。忽有老叟問曰：「子其何哉？」珙則具白以事。叟曰：「生魂馳鬼馬，禍非自掇耶！」因同詣寶門，令其閉目，自後推之，省然而蘇。（《稗家粹編》本）

〔一〕明汪雲程《逸史搜奇》壬一收錄，文字與《文房小說》本同。《虞初志》亦收錄，與《稗家粹編》本文字同。

乙。因出至通衢，徘徊久之，有貴人導從甚盛，遙見珙，即以鞭指之曰：「彼乃生者之魂也。」俄有佩囊韉者，出於道左，曰：「地界啟事，裴珙孝廉，命未合終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回，借馬送歸以爲戲耳。今當領赴本身。」貴人微哂曰：「小兒無理，將人命爲戲。明日與尊父書，令答之。」既至，而囊韉者招珙復出上東門，度門隙中，至寶莊。方見其形僵仆，二童環泣呦呦焉（筆者注：「方見」至「呦呦焉」十三字，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無）。囊韉者令其閉目，自後推之，省然而蘇。（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和《太平廣記》本）

由於《稗家粹編》的闕如，《全唐五代小說》、《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》的校注者往往只能發現第一處不同。但《稗家粹編》的出現，表明《裴珙》事實上還存在着構思（或者完全改寫）的不同。很明顯，《稗家粹編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是兩個不同版本的三種類型：《稗家粹編》本是「甲十甲」型，前後照應；《太平廣記》是「乙十乙」型，前後照應；《顧氏文房小說》則是「甲十乙」型，前後照應有欠缺。

另外，《稗家粹編》所選與《太平廣記》不同之處甚多，版本來源更早，無疑具有參校的價值。現僅見於《豔異編》、《廣豔異編》和《稗家粹編》者，僅《稗家粹編》保留了集句詩的作者和部分詩作的標題，顯然非編者所能添加和有意添加，更見出版本價值。後出之《虞初志》所收小說的文字與《稗家粹編》同，亦可見《稗家粹編》之影響。

關於《稗家粹編》的研究價值，點校者在研究專著《胡文煥〈胡氏粹編〉研究》（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）的第三章第二節、第四章和第五章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，有興趣者不妨一閱。今試舉幾例：

一些小說的版本著錄和較早的出處以及本事來源應上溯和歸根於《稗家粹編》。現僅見於《廣豔異編》的《並蒂蓮花記》和《游會稽山記》等，《稗家粹編》亦已收錄。《古今清談萬選》中《孔惑景春》、《旅魂張客》、《燈神夜話》、《綏德梅華》等亦見於《稗家粹編》。

《百家公案》多有本事來源，楊緒容女士在其專著《〈百家公案〉研究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）中具體考述了七十四回共七十個故事的源流，但是仍有二十多回無考。如卷一的第三回《訪察除妖狐之怪》、第六回《判妒婦殺妾子之冤》、第七回《行香請天誅妖婦》就至今尚無人正確指出來源，事實上，它們現在分別見於（幾乎是照抄）《稗家粹編》卷七《拜月美人》（亦見《古今清談萬選》）、卷八《陳氏妒悍》、卷六「鬼部」《雲從龍溪居得偶》（一）。

《牡丹亭》的藍本是話本小說《杜麗娘慕色還魂》，現在是學界定論。所見只有劉輝先生提出

〔一〕詳見拙文《〈百家公案〉本事考補》（《社會科學輯刊》二〇〇七年第二期）。